

巴黎纸贵： 那一场繁华与虚无

因危机获得命运垂青的约翰·劳，在法国人的贪婪中获得了一切，也失去了一切，而他关于纸币、股权和金融体系的设想，在今天仍然裨益着大众。

文 | 学院胡同观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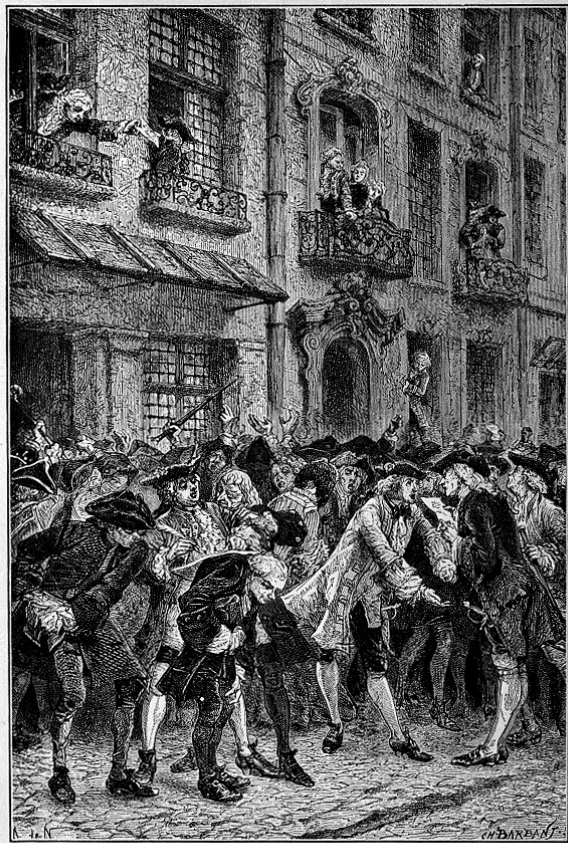
上玛莱街区（Haut-Marais）作为文化核心聚集地，留存了巴黎最古老的市街风情，甘康普瓦大街（Rue Quincampoix）是上玛莱街区里一条僻静的后街。

今天我们很难想象，几百年前，甘康普瓦大街是巴黎金融中心，上演过一段因贪婪而放纵、因疯狂而梦碎的历史，始作俑者就是被称为“甘康普瓦先生”的苏格兰人——约翰·劳。

1671年，故事的主人公约翰·劳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一户富裕人家。父亲去世后，他带着一大笔遗产游历法国、荷兰、德国、匈牙利、意大利等国，他一方面靠着周密的数学计算在欧洲各大赌场里声名显赫；另一方面对于欧洲各国的经济形势、金融体制和货币走向都了如指掌。

当时法国政府外债高筑，税不抵支，只能选择重铸货币，将货币的贵金属含量降到原先的五分之一，造成货币迅速贬值。与此同时，巴士底狱内塞满了以非法逃税为名抓捕的商人，国民经济几乎完全崩溃。以铸造劣币和强征税款获得的1.8亿里弗，不到一年又花销殆尽。海绵里再挤不出水了。此时，约翰·劳带着他的疯狂念头和完美神话，站在了摄政王面前。

这个念头就是发行纸币来代替银币和金币。约翰·劳向摄政王指出，仅有金属货币而缺少纸币的辅助，货币永远供不应求。他专门引述了英国和荷兰的例子，来说明纸



THE MISSISSIPPI BUBBLE—THE STREET OF THE SPECULATORS

币的优越性。而他没说出口的另一句话则是，法国货币已经信用扫地，发行新的货币来重建货币信用，势在必行。为了发行和管理新货币，应该建立一家专管财政税收的银行，并以这些税收和政府掌握的不动产收入作为基础，量入敷出发行纸币。应该说，这一套理论在今天的金融学教科书里实在稀松平常。然而在三百年前，这完全是令人心驰神往的神话。

于是，1716年5月5日，皇室发布命令，授权约翰·劳与他的兄弟威廉·劳一同成立一家名为“劳氏公司”的银行。公司的资本金为600万里弗，以股份形式募集，每股500

里弗，共 1.2 万股。股份中的四分之一可以用金银购买，另四分之三归经政府之手，体现为公债的形式。劳氏公司发行一种新的纸币，这种纸币可以随意购买、兑换，还可以用来缴税。公司还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大批海外殖民地的矿产特权，这些收入来源支撑着劳氏纸币的购买力。

纸币很快在贸易领域也流通起来，法国商贸业成了这项新货币政策的最大获益者，纸币的充沛客观上使人们手上的钱多了起来，消费能力的提升刺激了内需，使商业重获活力。与此同时，金银币重新回到政府手中，法国政府得以用之偿还外债，居然还有余款供宫廷奢华享受。法国此前内忧外患的局面仿佛一瞬间迎刃而解。摄政王和法国贵族在惊奇之余，将数不尽的荣誉和奖赏双手奉上，一时间约翰·劳成为全法国最炙手可热的英雄。

约翰·劳对摄政王提议，再成立一家公司专营海外殖民收入，用以支撑劳氏银行和政府的货币需求。这家名为“密西西比公司”的新巨头拥有与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贸易特权。当时人们坚信，新大陆遍地黄金。1717 年 8 月，政府授予约翰·劳的贸易特权书甫一颁布，这家新公司的股份的心理价位就直线飙升。每股 500 里弗的 20 万股资本，再次通过公债的形式向公众发售，瞬间告罄。

1719 年年初，政府又发布文告，授予密西西比公司全权在东印度群岛、中国、南太平洋诸岛以及法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进行贸易，同时增发了 5 万股新股。约翰·劳承诺，每股 500 里弗的股票每年派发的红利可以有 200 里弗。任何人都无法拒绝这么大的诱惑，至少有 30 万人急切地要求申购这 5 万份新股。

急于申请新股的人们不断地涌向约翰·劳位于甘康普瓦大街的宅邸。维多利亚时期历史画家爱德华·马修·沃德用画笔还原了当时沸腾的人群。

在这幅《密西西比泡沫中街道上的投机者》中，甘康普瓦大街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人们互相交头接耳。在画面中间，有人弯下腰来，让别人在他的背上填写新股申请书。当时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传言：甘康普瓦大街又窄又不方便，再加上太多投资者蜂拥而至，所以事故频发，经常有人被挤死；有些人准备长期申购新股，干脆在约翰·劳的家附近租房居住，导致甘康普瓦大街的房租上涨了 100 多倍；

一个在街边摆摊的补鞋匠把自己的摊位租了出去，同时向经纪人及其客户提供纸笔，这种方法令他每天净赚 200 里弗；更夸张的是，一个驼背的人将自己的驼背出租给那些忙碌的投机商当写字台，也因此狠赚了一笔。

那些购得股票的幸运儿，有大半转手就能将股票以两倍价格卖出。一时间巴黎涌现出无数的巨贾富豪。与此同时，危机也悄然出现了。

第一次警兆发生在 1720 年。持有大额股份的孔蒂亲王需要一笔款项，想将股票以市价回售给密西西比公司。遭到拒绝的他一怒之下，将这些股票变卖的巨款全部兑换成银币，整整三辆马车载着银币从劳氏银行驶出，招摇横穿整个巴黎城。

这一现象令巴黎市民产生了怀疑，为何孔蒂亲王要提取银币呢？难道纸币和股票的信用出现了危机？和所有银行一样，承兑风险出现了。约翰·劳马上作出反应，规定人们每次最多只能兑取 100 里弗的金币。然而这一规定适得其反，人们开始疯狂地怀疑起纸币的信用。与此同时，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快速下跌。遥远的路易斯安那一瞬间“传来”无数的“真相”——比如公司其实并未控制金矿、海外殖民地早已易手，等等。一夜之间，纸币、股票和约翰·劳贬值到了最低点。

泡沫终于破了。银行没有足够的银币来承兑纸币，纸币几乎完全成了废纸。1721 年 11 月的一项法令宣布，纸币不再具有价值。与此同时，法国政府的威信也陷入低谷。约翰·劳陷入极端的绝望，只得逃往威尼斯。他的财产很快被充公填补“他造成的损失”。人们发现，这位据传富可敌国的金融家，居然家产不超过五千英镑。他并没有置办过任何金银器皿或珠宝首饰，只是购买了一些房产。所以当他逃离法国时，几乎一文不名。

1729 年，当约翰·劳在威尼斯长逝时，晚景凄凉异常。公允地回首那个年代，这位因危机获得命运垂青的金融巨头，在法国人的贪婪中获得了一切，也失去了一切，而他关于纸币、股权和金融体系的设想，在今天仍然裨益着——或者说警醒着随时可能在贪念中忘乎所以的每一个人。而今天的甘康普瓦大街静静地隐匿在巴黎的众多街道之中，似乎这一切喧嚣从未发生过。□